

熏鱼嫂子和她家的高考生

□南京 明前茶

一年前，刚搬到这所重点高中门口，准备陪读的妈妈们发现，这附近有个菜市场，卖什么的都有，生活很方便。不过令她们略感诧异的是，卖熏鱼的老板娘一看就业务不熟练：硕大的、亮闪闪的鱼头之下留了一大截鱼肉，鱼中段与鱼靠近尾部的鱼肉，斩成厚片后，竟然不按部位来计价……不过，尝过老板娘的熏鱼，人人觉得好，因为，那可不是甜得有点发齁的糖醋熏鱼，那是椒盐味儿的，很符合此地老百姓的口味。老板娘做熏鱼，用当年榨的菜籽油，火候带劲儿，外酥微微焦脆，内里鲜润入味，很多孩子当零食都能吃掉半饭盒。

陪读妈妈就搭讪了一下老板娘，这一搭讪不得了，有了惊人的发现：这老板娘的儿子也在高三，每学期的考试成绩波动很小，基本上保持在全年级的第6名到第15名之间。儿子升入高三，老板娘不放心，硬要来陪读，儿子就提了一个小要求：“妈，我回出租屋温习功课也行，不过，你就在附近盘个店面做熏鱼吧。你上次在家做的熏鱼，带到班上瞬间被抢光，搞得午饭我只吃到火腿肠泡面。”

当妈妈的很惊讶：做生意，就没多少精力照顾你，这一年相当关键，你可晓得？儿子就说了几句很玄妙的话：老妈，你有事做，没

空天天监督我、管束我，这一年，咱们母子才会相安无事。你天天没事干，盯着我，我会脊背发毛的，心态不稳，考试成绩就不稳，陪读反而会坏事。

当妈的就租了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店面，搞了两只巨大的养鱼深盆，一副案板，一套锅灶，卖起了熏鱼。鱼头和鱼尾另卖，卖不掉也不要紧，自家儿子特别喜欢吃鱼头豆腐汤，去隔壁豆腐店里切一大块老豆腐，把鱼头收拾干净下锅，两面前黄、煎出香味，在砂锅里放入豆腐、葱结与姜片，舀入鱼头，加水炖汤，儿子就能吃一天。

自从熏鱼铺子开张，老板娘忙坏了，一大清早5点前就要去批发市场进大鱼，经常忙到忘了买菜做饭。这不，天气炎热，已经临近高考了，老师讲评完最后一次模拟的试卷，儿子回来，自家纱橱里最后两盒熏鱼刚被人订走，自家老妈靠在小竹椅上，正在打盹。儿子也不出声，立刻打开砂锅，哦，好在鱼头汤还剩半锅，他立刻开火，汤沸后，直接在鱼头汤里丢入两大团荞麦面，等待面熟时，小伙子也没闲着，他站在灶台前，举起手机，争分夺秒地打了一局游戏。游戏打完，瞧着鱼汤滚沸，他又往砂锅里丢入一小把香菜。

隔了一会儿，打盹的老板娘猛

然惊醒，儿子风卷残云般正吃面条，跟她说：“你的面我也下了，你快去盛，省得面条坨了。”

几乎是瞬息之间，母子都感知到那种珍贵的、鲜有的松弛状态，那种家人间顺手的关怀，还有无需客套的生活烟火气，它们，传递了重要信息——儿子在心态上已为高考准备了冲刺的潜力，他的气定神闲，就像当妈的终于把一条大鱼的鱼肉劈匀了一样，无他，唯手熟尔。

高考前一天，老板娘的熏鱼铺子也没有关门，这让陪读妈妈们暗暗欣喜，她们调侃：“光想着挣钱，也不为儿子专门服务几天……”

老板娘笑着回答：“难道以我的文化水平，这会儿还能给儿子辅导数学不成？我家儿子早就跟我有约定，高考不送考，平常怎么过日子，我们还怎么过日子。”

没错，最终所有人都会发现，这光影灿烂的初夏，高考的三天会像鲶鱼一样快速轻盈地溜走，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，你准备得那么久，曾经把这三天在心上放了那么重的分量，它不过是无数个夏天中的小小一环。母子有心念相牵，若妈妈相信儿子，远远目送他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不流露紧张，仅平常度日，例如做着熏鱼、熬着鱼头汤，相信孩子高考也会轻松上阵，放手一搏。

青青薄荷

□河南安阳 张玉航

在农村，薄荷不是稀罕物。田埂地头、沟边河沿都有它们的身影。绿油油的一大片，低低地伏在地面上，散发着淡淡清香，氤氲着丝丝凉意。

一到夏天的夜晚，大家都坐在大槐树下乘凉。待到心满意足地聊完天，拎着凳子准备回家睡觉时，却发现身上被蚊子叮了好些包，瘙痒肿胀。这时候，薄荷就被想起了。女人们走到河边，随手捋下一把薄荷叶，在手掌里揉搓几下，等到渗出绿色的汁液后，就用湿润的叶团在身上红肿的地方轻揉几下，痒感便慢慢退去。

夏日暑热，我坐在教室里面止不住地流汗，内心烦闷，等着下课去水龙头下猛灌一通。同桌也看出了我的烦躁，将他的水杯递给

我。我疑惑地接过来，喝了两口，原本怎么喝水也缓解不了的燥热忽如冰雪般消融。我又喝一口，尝出温热的水里有一股淡淡的麻意和清凉，便好奇地问他的水里放了什么。他骄傲地回答：薄荷！原来，他每次下午上学前，他奶奶会特意从门外掐把薄荷洗净，放进水杯里，用温水泡着，以此来消渴提神。

在得知这个方法后，我自然效仿。可我家附近没有薄荷，每天要顶着烈日去河边摘实在是太辛苦。于是，我央求母亲在家旁边也种几棵薄荷。母亲拗不过我，从河边刨了几棵薄荷种到家旁的小菜园边。只见母亲刨了一个浅坑，随手将薄荷往里一扔，然后盖上土，再将洗脸盆里的水倒了进去。我

担心地问，这能活吗？母亲说，薄荷生命力强，保准能活。

果真应了母亲的话。第二天早上去看时，原本已经蔫了的叶片，经过一夜的休整，已经变得水灵灵、绿油油，看样子是已经适应了这片地。薄荷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，甚至是蛮横，才过了几天，薄荷就已蔚然，甚至蔓延到菜园里。母亲没办法，只好狠心铲除一片。那几天，家里的餐桌上常出现薄荷的身影，薄荷绿豆汤、薄荷凉皮、番茄薄荷排骨汤……几轮薄荷吃下来，吃得我们浑身清凉。真是既幸福又惆怅。

如今，在钢铁森林里难觅到薄荷的身影，那舒缓心神的凉意，也在不断远去，但那些茂盛的薄荷将被我一个夏天里铭记。

父亲与牛

□连云港 潘庆茂

包产到户第二年，交完公粮，家中剩下的粮食还是囤尖缸满，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却也累得直不起腰。到了年底，父亲跟母亲一合计，拿出卖公粮的钱，从集市上牵回了一头小牛犊。

小牛很温顺，很快就适应了父亲为它搭建的新家。父亲对小牛百般照顾，不光白天定时喂食，半夜里还要起来给小牛添草。父亲指引着小牛尽快成长，来年能成为他的好帮手。

那时，我们家六口人，奶奶七十好几了，干不了农活，大哥在南京上中专，我在乡里中学住校读书，小弟在村小上学，我们兄弟仨不光帮不上父母的忙，还要不时从家里往外掏钱。一家祖孙三代所有的重担，都落在半百之年的父母身上。

“累点算不得什么，人这一辈子

啥苦没吃过，没有过不了的沟沟坎坎。”父亲咬牙坚持着，总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往好多了。我们家条件差，比不上庄上的很多人家，父亲买不起年轻力壮的耕牛，我们家的小牛有点像我们兄弟几个，尚且处在发育长身体的阶段，不堪大用。

麦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，抢种抢收，农时一刻耽误不得。父亲像一头驾辕的老牛，双手紧压着车把，使出浑身的力气不让车头翘起；双脚用力蹬地，人几乎弯成了弓形。父亲不停地吆喝着小牛，小牛似乎听懂了父亲的声音似的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拉着车把前的缰绳。远远看去，如山的麦堆一点点往前移动，几乎看不到父亲的身影，唯见小牛踽踽独行。

农闲时节，父亲拉着平板车，车上放着农具，一大早下到责任田里施肥除草。小牛乖乖地跟在

父亲身后。父亲干活之前，先要割上一堆青草，摆到树荫下让小牛慢慢享用。有时，路远天热不方便来回，母亲会给父亲准备好午饭带到田里，父亲舍不得一个人吃，总会分一份给小牛。

夕阳西下，村庄上空炊烟袅袅，父亲拍打着小牛身上的蚊虫，小牛转头蹭一下父亲，俨然一对父慈子孝的爷儿俩，从田间归来……

在父亲的呵护下，我们兄弟和小牛一道成长，负重前行的父亲却越发苍老，终于在那一年的冬天，父亲像一片雪花，融入耕耘了一辈子的泥土。

父亲如果还活着，今年应该99岁了，按照我们乡下的习俗，过九不过十，该为他老人家张罗百岁的寿辰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，一次次走入我的梦境，温暖着时而身处逆境中的我。

姐弟恋

□上海 梅莉

小区里的晚樱开得正欢，我走过去拍花照。看到一对老人抱在一起跳舞，俩人挨得很紧，像是在跳贴面舞。心想，现在的老年人都这么浪漫了呀。

拍好照，我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。那对老人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休息了。老爷爷拾起一朵花送给老太太，又给她喂水喝，我看见水从老太太的嘴角淌了出来，老爷爷有些歉意地朝我笑了笑，用手帕轻轻地帮她擦去。这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老太太是个病人。

我对老爷爷说，我来帮你们俩拍张照吧，今天阳光灿烂，花开得也好看。老爷爷欣然同意，他帮老伴整理了头发和衣服，教她看着我。照片里的老爷爷笑容温暖，老太太则表情呆滞，但看得出她年轻时是个美人，肤色白净，配着一顶贝雷帽，一看就是知识分子。我加了老爷爷的微信，把照片发给他。聊天时，老爷爷说了他们之间的故事。

故事从他们第一次邂逅开始说起，就称他们为张生与张太吧。

张生年轻时是个军官，退伍后分配在上海某高校做行政管理工作。张太是个地道的上海姑娘，父母均是知识分子。张太个性强势，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学霸，人又生得美，也没什么人敢追。快三十岁了，在单位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，还没谈过一次恋爱。那个年代大龄剩女还是比较少见，家里人逼着她到处相亲。要强的她又挑剔得很，一个也没相中。

在一次出差南京时，张太邻座是个清瘦秀气的军人，就是张生。张生乐于助人，帮陌生人搬箱子、

扛行李往行李架上塞，一直言笑晏晏的样子。张太和他聊天，知道他比她小五岁，是名军官。他们互有好感，留下地址后开始鱼雁往来。张生后来热烈地追求张太。原本比自己小一岁的人都不考虑的张太，却对这个小五岁的弟弟一见倾心，谈起了一段姐弟恋。

在她三十岁的时候，正式成为张太。婚后，张太依旧做她的女强人，发展她的事业版图，张生则工作之余，负责买、汰、烧与带孩子。张生的好脾气与责任心使张太觉得遇见他是积了一生的好运。因张生对家庭的倾力照顾，张太一直安心工作到七十岁才退休。张太退休后的十年是他们最安宁的晚年时光，她学着做饭、洗衣，为他减轻家务负担，他开车带着她到处旅游。

忽然有一天，张太发现自己失眠、健忘，怀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就去医院检查。结果，查出来不是阿尔兹海默症，却是恶性脑瘤，影响了脑神经系统。于是，手术、化疗，一次次从鬼门关死里逃生。每一次去医院，都是张生陪着张太。但病魔仍然把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折磨得面目全非，她渐渐地遗忘了除丈夫之外所有的人。

那天，他是帮她练习走路，她已经连路都不会走了。而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跳贴面舞呢。

对姐弟恋人们总有微词，其实年龄对于爱情、婚姻来说，也许根本就不个事，不论男女，人品才是首选。而年轻时的恩爱也不代表什么，只有当姐姐容颜尽失、老病相催时，弟弟还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，才是爱的最高级别的。

土豆不土

□安徽合肥 王唯唯

蔬菜中，土豆最为平常。

记得儿时曾问过父亲，明明长着黄亮的大块头，为啥叫“豆”呢？父亲笑着解释说，土豆学名叫马铃薯，土豆只是老百姓的一种叫法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，土豆别称颇多，还有“地蛋”“番仔薯”“洋芋”“白薯”“山药”等别称。

土豆的吃法，无非切片切块，土豆烧牛肉、土豆烧鸡、土豆烧排骨，几乎都是家家熟稔的做法。土豆既独立又能融合，似乎和什么肉都能搭，土豆融入肉汁里，粉糯香甜。我爸喜欢吃清爽的，土豆切丝，干红椒炝锅，放点青红椒配色爆炒，起锅前淋一圈醋，名曰酸辣土豆丝，吃起来脆嫩可口。我奶奶在世时喜欢蒸土豆。选小个头的新土豆、新蒜头，一起蒸熟。一个蒸土豆，一砣熟蒜子，再来个白水煮蛋，这吃法，美了去了。我喜欢清炒，因为我怕辣。但清炒出来色调太单薄不上相，所以每次炒时洗几根大蒜切成断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好看又好吃。

吃土豆，记忆最深的一次，还是插队下乡的第二年端午节。那天，和村里的大友子从镇上回村，走在一条田埂上，突然出现了一条细长的蛇，浅灰色蛇皮上有着对称花纹，爬得很快。经过大友子的辨认，确认没有毒后，将那条蛇打死后带回大友子家。当晚，大友子亲自动手，把蛇切成断，又洗了几个

土豆切块，放入锅里一块爆炒。我和大友子都是第一次吃，别说，味道着实鲜美，解了馋，又喂饱了肚子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那段有趣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东北人特别喜欢土豆。他们甚至把土豆和茄子、青椒放在一个盘里，名曰“地三鲜”，地位尊崇无与伦比。在长春，朋友带去吃东北酱骨头，桌上必点一份土豆泥，本以为小小一份，岂知上来就是粗瓷大碗装得满满当当，一边啃着酱大骨，吃着酸菜血肠，一边就着香润细腻的土豆泥，其他主食都可以省了。

在青岛，鲍鱼烧土豆就是一道传统的聚会菜。在湖南，街头大大的洋铁桶，挂着被烟熏得半黑的硬纸板，上写“红薯”“地瓜”，摆出来的，是烤得糯而甜的红薯和沙而香的土豆。有回冬天在云南丽江吃云南菜，吃到一个饭店的咸蛋黄土豆丝，味道真是绝了。结果在丽江呆了两天，中晚饭都点了咸蛋黄土豆丝。再有，重庆的狼牙土豆、湖北恩施的小土豆、山东的黄焖鸡里面有土豆、河南的豆角焖面里还有土豆……这么说吧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，好像没有不爱吃土豆的人。

土豆这种食物，真是好性格。可脆可糯，可咸可甜，可浓可淡，可以是蔬菜，也能担纲主食。总之，土豆不管怎么吃，煎炒蒸煮炸烧烤拌，都是美味。

青石街
1018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